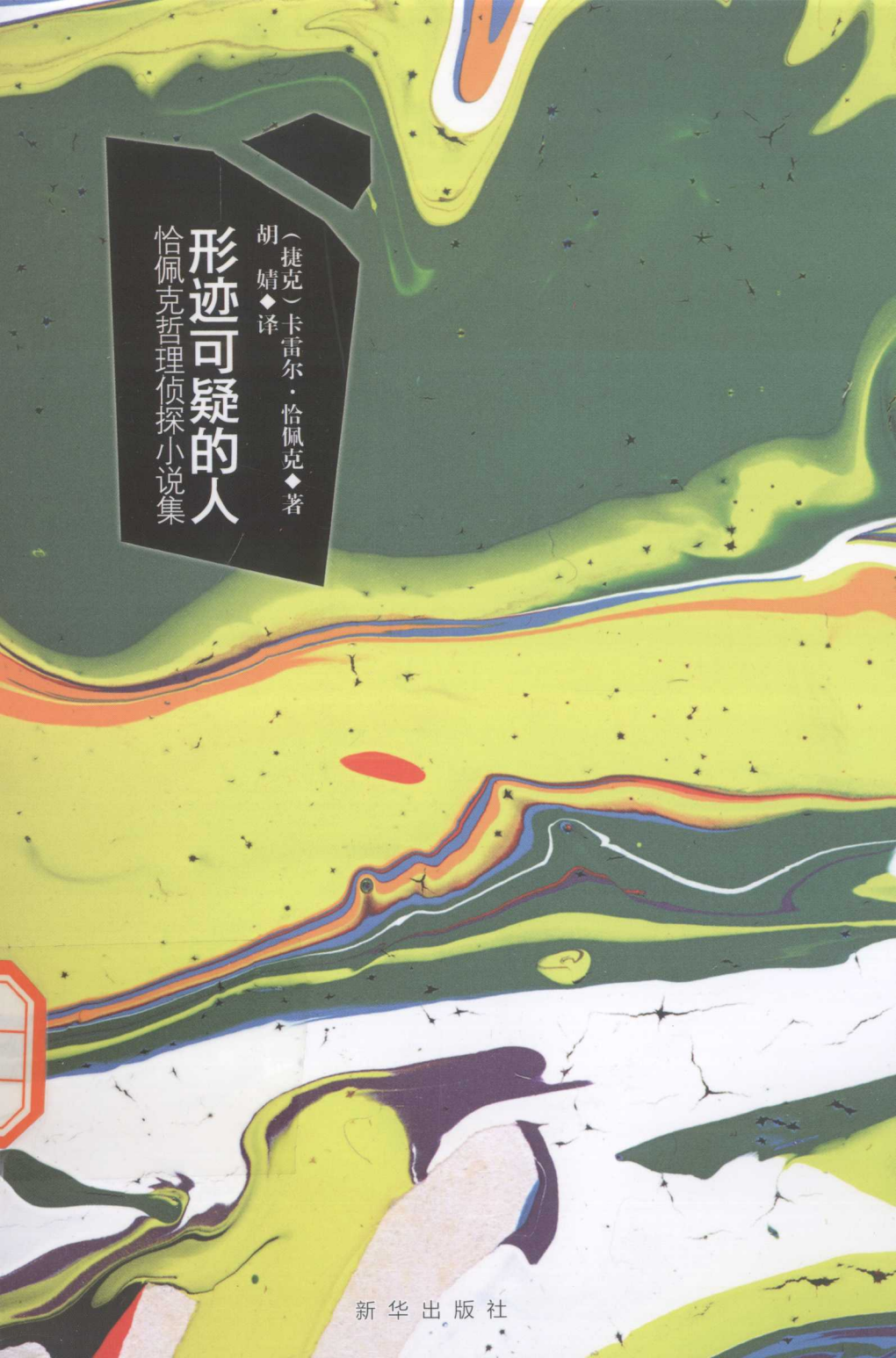




(捷克)卡雷尔·恰佩克 著
胡婧 译

形迹可疑的人

恰佩克哲理侦探小说集

新华出版社

〔捷克〕卡雷尔·恰佩克 ◆ 著
胡 婧 ◆ 译

形迹可疑的人

恰佩克哲理侦探小说集

新 华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形迹可疑的人：恰佩克哲理侦探小说集 / (捷克)恰佩克著；胡婧译。

— 北京：新华出版社，2015.10

书名原文：Tales from Two Pockets

ISBN 978-7-5166-2068-7

I. ①形… II. ①恰… ②胡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小

说集—捷克—现代 IV. ①I524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32591号

形迹可疑的人：恰佩克哲理侦探小说集

作 者：[捷克]卡雷尔·恰佩克

译 者：胡婧

出 版 人：张百新

责任编辑：黄绪国

责任校对：刘保利

责任印制：廖成华

封面设计：李尘工作室

出版发行：新华出版社

地 址：北京石景山区京原路8号 邮 编：100040

网 址：<http://www.xinhupub.com> <http://press.xinhuanet.com>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购书热线：010-63077122

中国新闻书店购书热线：010-63072012

照 排：图雅文化

印 刷：北京文林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：145mm×210mm 1/32

印 张：7.5

字 数：150千字

版 次：2015年10月第一版

印 次：2015年10第一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66-2068-7

定 价：25.00元

图书如有印装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：010-63077101

目 录

蓄意谋杀 / 1

音乐指挥家的故事 / 9

集 邮 / 15

一个地毯爱好者的烦恼 / 23

优惠券 / 36

失踪的演员 / 47

被盗的文件 / 62

透视者 / 74

笔迹的秘密 / 84

铁 证 / 94

算命者 / 101

形迹可疑的人 / 109

雅尼克先生的奇遇 / 117

赛尔文案件 / 130
欧普拉特卡的结局 / 139
农场凶杀案 / 150
出 狱 / 157
失踪的赫希先生 / 165
未曝光的凶杀案 / 173
婚姻骗子的灾难 / 183
尤拉伊·许普的英勇行为 / 193
眩晕症 / 201
忏 悔 / 209
哈伍利那先生的裁决 / 216
针 / 224
一宗普通凶杀案 / 230

蓄意谋杀

那天晚上，高级公务员托姆萨先生戴上耳机，一边微笑一边欣赏着无线电收音机里悦耳的音乐，那是德沃夏克谱写的一首舞曲。他心满意足地对自己说，这日子惬意得就像一首小曲。突然间，外面传来几声巨响，他头顶上的窗户玻璃哗啦一声碎裂开来，玻璃碎片四处散落（托姆萨先生的房间在一楼）。

接着他做了每个人都会做的事情：他先等待了片刻，看看还会有什么事发生。可他吓了一跳，因为他看到有人在窗外朝他开了两枪。他对面的门廊地面已缺了一块，下面嵌着一枚子弹。他第一个念头就是冲到街

上，然后徒手拎起那个恶棍的衣领。但是上了年纪的人都讲究体面，他放弃了第一个念头，决定再想一个主意。接下来托姆萨先生急忙跑到电话跟前给警察局打电话。

他大声说：“喂！请立马派人过来，刚才有人要杀我。”

一个困倦无力的声音问道：“在哪里？”

托姆萨先生突然火冒三丈，“就在我的公寓。我是一个守法公民，在家里安安静静地坐着，居然有人无缘无故朝我开枪，真够离谱的。这件事必须仔细调查。这种情况——”

那个困倦的声音打断他说：“好啦，我会派人到你那里去。”

托姆萨先生焦躁不安。在警察局派来的人出现之前，他感觉已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但实际上才过去二十分钟。一位木讷的警察巡官来到他的公寓，然后极有兴趣地查看着被子弹穿过的窗户。

警察巡官冷静地说：“有人用枪射击过这里，先生。”

托姆萨先生大声说：“我告诉你详细情况，啊，当时我坐在这里，就在这窗户旁边。”

警察巡官用刀子将嵌在门中的子弹取出，说道：“口径是七毫米，看起来好像是用老式军用左轮手枪发射的。看这里，不管使枪的人是谁，他当时一定站在围墙上。如果他站在路面上，子弹的位置会高一些。也就是说他一定是瞄准你射击的，先生。”

托姆萨先生愤恨地说：“真好笑，我还以为他想射击那扇门呢！”

警察巡官不理睬托姆萨先生的打岔，问道：“这会是谁干的呢？”

托姆萨先生说：“很抱歉我不能给你他的地址。我没看到那位先生，也忘记邀请他进来坐坐。”

警察巡官平静地说：“那就不好办了。你怀疑是谁干的？”

托姆萨先生的耐性已经耗光。

他生气地说：“我怀疑谁？哎呀，我压根没看见那个恶棍，就算他愿意等我隔着窗户给他一个飞吻，在黑暗中我也不可能看清他的容貌。亲爱的警官，如果我知道是谁干的，你觉得我还有必要劳烦你来这里吗？”

警察巡官安慰地说：“哦，没错，你说的有些道理，先生。但是也许你可以想想有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死亡而获利，或者有没有人想报复你……先生，你要知道这并不是盗窃未遂。盗贼不会开枪，除非非开枪不可。但是可能有人对你怀恨在心，这就得你来说了，先生，然后我们会进行调查。”

托姆萨先生吃了一惊，他还没想到这一层。

他回想了一下自己这位公务员和单身汉的平静生活，犹豫地说：“我想不出来。”他陷入了困惑之中，“谁会对我怀恨在心呢？据我所知，我在这个世界上没有敌人，肯定一个敌

人也没有。”他摇了摇头，继续说道，“这种事根本不可能，啊，我从来没有与任何人发生过争吵，我根本不与他人交往。我也从来不去别的地方，从来不管闲事。为什么有人要报复我呢？”

警察巡官耸了耸肩，“我不知道，先生。但是也许明天你会想起些什么。你一个人待在这里不会紧张不安吗？”

托姆萨先生心事重重地说：“不会。”

当公寓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时，他心神不宁地对自己说：“这很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人朝我开枪？为什么偏偏找上我？啊，我几乎算得上是一个隐士。我每天要么在上班，要么在家里，几乎不与别人打交道。那为什么会有人想枪杀我？”他思索着这件糟糕的事情，越想心里越痛苦，渐渐开始怜悯起自己来。他对自己说：“我辛辛苦苦地工作，甚至在家里都在忙工作。我从来不奢侈浪费，从来没犒劳过自己，我就像一只缩在壳里的蜗牛。砰！居然有人对我开了一枪。”托姆萨先生惊惶失色地感叹道：“天哪，人们对我这样恶毒，真是奇怪。我究竟对别人做过些什么？为什么有人对我有如此可怕、如此疯狂的仇恨？”

他坐在床上，手里拿着脱下来的靴子，开始安慰自己说：“也许是弄错了吧。那个人肯定把我当成了他怨恨的某个人了。”他松了一口气，“肯定是这么回事，因为怎么可能有人那样恨我？”

托姆萨先生将手中的靴子放下。他突然想起一件事情，觉得有些难堪。“啊，当然我也做过一些蠢事，但那也不算什么，只是失言罢了；我跟罗保尔交谈时无意中说了句他老婆的坏话。当然，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风骚女子跟随便什么人都能调情，他也知道，但不想让别人认为他知道。我也蠢得够呛，当着他的面愣是说了出来……”托姆萨先生记得当时罗保尔倒吸了一口气，拳头握得紧紧的，指甲都掐进了肉里。他惊恐万分，“天哪，我深深地伤害了这个男人。啊，他一定非常爱他的妻子。当然我也试着缓和局面，哎呀，他当时不是愤恨地咬着嘴唇吗？”托姆萨先生沮丧地想道：“毫无疑问，他有理由恨我。我知道他不会对我开枪，那太荒谬了，但是如果他真这么做，我也不会吃惊——”

托姆萨先生局促不安地盯着地板。他又强迫自己往下想：“会是那个裁缝吗？我在他那里定做衣服已有十五年的时间，有一天我听说他得了肺病，已经到了晚期。人们当然怕穿得了肺病的裁缝做的衣服，那衣服上该有多少咳嗽带出来的病菌。所以我就没在他那里做衣服了。后来他跑来哀求我，说他一笔生意都没有了，妻子生了病，他想把孩子们送走。他希望我能继续光顾他的裁缝店。天哪，这个可怜的人面无血色，看他冒汗的样子，我能想象他病得有多严重。我对他说，科林斯基先生，你听我说，这没有用，我需要一个好的裁缝，我对你做的衣服不满意。他既害怕又羞愧，出了一身汗。他低声说，先

生，我会尽全力的。好在他并没有放声痛哭。”托姆萨先生继续回想：“我只是送他出门，对他说‘我会考虑考虑的。’像他那样的可怜人当然知道这种话是什么意思。”托姆萨先生惊慌地对自己说：“如果有人恨我，那一定是这个人有什么让人讨厌的事情求我，而我无情地拒绝了。但是我对他做了什么？我知道他不会对我开枪，但是——”

托姆萨先生的情绪越来越低落。他继续想道：“还有一件不愉快的事情。我曾经骂过我们传达室的管理员。有一份文件我找不到了，于是我派人把这个老头叫来，并当着其他人的面叫了他的名字，就像在叫一个男学生。我对他说，这就是你说的摆放整齐？你这个蠢货，我看你把整个地方都弄得像个猪窝，我应该解雇你。后来我在我自己的抽屉里找到了那份文件。这个可怜的老头从头到尾都没有抱怨一句，他只是浑身发抖，不停地眨眼睛。”托姆萨先生觉得身上一阵燥热，不由得皱起脸来。他气恼地对自己说：“总不好对自己的下属道歉吧？即使刚才对他说的话是刻薄了一点。但是下属为什么非要恨上司呢？等一等，我要送给那个老头一些我不要的衣服，但也许这样做也会让他觉得受到羞辱。”

托姆萨先生觉得自己没办法继续躺在床上，被子捂得他透不过气来。他双手抱膝坐在床上，在黑暗中发呆。他痛苦地想道：“还有在办公室里与莫拉维克那个小伙子之间发生的一件事。他受过良好的教育，喜欢写诗。当他处理文件出错时，我

对他说：重新做，年轻人。我本来是想把那些文件扔在桌上，但是文件却落到了他的脚下。当他弯腰拾文件时，他的脸涨得通红，眼睛也红了。”托姆萨吼叫道：“我真是恨死我自己了！啊，我很喜欢那个小伙子，但却那样羞辱了他，虽然我不是成心的。”

托姆萨眼前又浮现出一张脸孔，那是他的同事宛科苍白且凹陷的脸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可怜的宛科，他想当主管，结果被任命的是我。坐在这个位置上就意味着每年可以多挣好几百克朗。他有六个孩子。我听说他想把他的长女培养成一名歌星，但是他没那么多钱。我的职位比他高是因为他这个人脑子笨，只会出蛮力。因为过日子必须省吃俭用，他的妻子脾气很坏，人也瘦得皮包骨；他午餐只吃一个干巴巴的面包卷。”托姆萨先生陷在阴郁的思绪中。“可怜的宛科，看到我这个单身汉拿着比他高的薪水，他心里一定不好受吧。但是我又能怎么办呢？当他用那种充满敌意和责备的眼神看着我时，我总是觉得很不舒服。”

托姆萨先生极度痛苦，额头上汗水涔涔，他伸出手擦了一把。他对自己说：“对了，有一次一个服务生少找了我几克朗。我把店主找来，他当场解雇了那个服务生。店主对那个服务生怒骂道，你这个小偷，在布拉格没有人会给你工作。服务生一言没发，只是安静地走开了。我看到他外套下面突出的肩胛骨。”

托姆萨先生不想继续待在床上。他在无线电收音机旁边坐下，戴上耳机。但是在这个万籁俱寂的夜晚，他并没有把无线电收音机打开。托姆萨先生双手掩面开始回想他所认识的每一个人，细想是否有一些已被他遗忘的不重要人物也曾与他交恶，这些人一定是值得怀疑的。

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警察局。他面色苍白，忐忑不安。警察巡官问道：“哦，先生，你想到有什么人可能对你怀恨在心了吗？”

托姆萨先生摇了摇头。他迟疑地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他做了个无奈的手势，“要知道，可能对我怀恨在心的人实在太多了。事实上我根本说不清我可能伤害了多少人。好了，我再也不会坐在那扇窗户旁边了。我打电话是想跟你说这件事就让它过去吧！”

音乐指挥家的故事

音乐指挥家、作曲家卡利纳说：“当你想伸出援手但又无能为力时，那就太糟糕了。我有一次就是这样。那次我受邀到利物浦指挥一场交响音乐会。要知道，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会讲，但是我们音乐人之间只需三言两语就能了解彼此想表达的意思，如果手里有指挥棒，那沟通起来就更简单了。我只要轻敲指挥棒、喊上几句、转动眼睛、挥舞手臂，然后从头再来一次就行了。就算是最复杂的情绪也可以用这种方式表达出来。比方说，当我的双臂像这样抬起时，每个人都知道这意味着音调陡然升高，意味着摆脱生活中的压力和烦恼等。嗯，当我到达

利物浦时，我的英国朋友们在车站接我并把我送到酒店，这样我就能休息一会儿。但是我洗完澡以后就独自出门逛街，然后迷了路。

“我到任何地方都会先去找河流在哪里。河流会让你了解一个地方的特色，我认为这种特色就像管弦乐。这边是街道的喧闹声，就像铜鼓和定音鼓、喇叭和铜管乐器在演奏；那边是河流，就像弦乐器在演奏，是小提琴和竖琴以最弱音演奏的乐段。通过河流，你马上就可以听到整个城市的声音。但是我并不知道利物浦的这条河流叫什么名字，它颜色发黄，混浊肮脏。让我告诉你，这条河上的轮船、拖船、汽船以及河边的仓库、码头、起重机，喧闹非常，各种声响不绝于耳。要知道我非常喜欢船，无论是小型黑色拖船还是涂了红色油漆的不定期航行货船，或是白色班轮我都喜欢。我对自己说：‘喂，真见鬼，大海肯定就在这附近，我一定要去看看。’我沿着河岸走啊走，走了两个小时，沿路除了仓库和码头什么都没有。我只看到一艘和大教堂一样高的巨轮，还有三根歪斜的粗大烟囱。空气里弥漫着鱼腥味、马的汗臭味，还有黄麻纤维、朗姆酒、小麦、煤炭、铁的味道。要知道，如果相当多的铁放在一起，就会散发出一股铁的味道。我十分高兴。但是这时候夜幕已降临，我来到一片沙滩上，对面有一座灯塔在闪耀，还有几点微弱的灯光在水面浮动，也许这里就是大海。我在一堆厚木板上

坐下来，虽然独自一人迷了路，但我的心情真是太愉悦了。听着流水的飞溅声和呢喃声，我的心弦都被拨动了。后来出现了一男一女，但是他们没有看到我。他们背对着我坐下，然后开始轻声交谈。如果我懂英语，我一定会咳嗽示意，让他们知道我能听见他们说话。但是除了‘酒店’、‘先令’之外，我一句英语都不会讲，所以我还是藏身在暗处。

“刚开始他们叽叽咕咕说了许多，然后男人开始解释什么，说得既缓慢又轻柔，好像不知怎么说才好。然后他突然停止了说话。女人惊骇地大叫起来，对男人激动地说了些什么。但是男人捏着女人的手不放，女人呜咽起来。接着男人开始咬牙切齿地催促女人做什么。知道吗，这不是情侣之间的对话。音乐家是可以听得出来的。情人的劝说语调完全不同，不会有那种紧张的声音。情侣之间的对话就像在弹奏低沉的大提琴，但是他们之间的对话就像以自由节奏弹奏贝斯，且只弹奏一个音符，就像那个男人在重复同一句话。男人在欺负女人，想到这里我觉得有点害怕。现在女人开始轻声哭泣，时而发出一声尖叫，好像在表明她的抗拒。男人试图抱住她。她的声音尖细，有点像单簧管，听起来不是很年轻。但是男人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刺耳，好像在命令或威胁女人。女人开始绝望地哀求，她害怕得倒抽冷气，就像一个人身上敷上冷冰冰的膏药后发出的声音。我听到她牙齿打颤，咯咯直响。男人开始用贝斯般的

声音轻言细语，几乎可算得上是温情脉脉。女人的哭声变成短促、顺从地抽泣，这表示她的对抗结束了。但是贝斯原本温情脉脉的声音又开始升高，不连贯地加入一个乐句又一个乐句，显得慎重而坚决。女人软弱地哭叫或抽泣，但是此时她的声音里已没有抗拒，只有极度的恐惧，她不是怕那个男人，而是害怕即将要发生的事情，这种恐惧令人迷惑不解。然后男人的声音再度低沉下来，他用舒缓的语调低声说话，连威胁也变得温和起来。女人不再抽泣，她冷淡地低语，无助地叹息。在女人低语的时候，男人问了几个问题，女人显然只是用点头来回答，因为男人没再继续问下去。后来这两个人站起来分别离开。

“知道吗？我不信预感，只信音乐。根据那天晚上我所听到的，我十分确信贝斯男在劝说单簧管女参与什么可怕的行动。我知道单簧管女吓坏了，她会遵照贝斯男的命令行事。我听了太多，不只是听他们说的话。我知道有犯罪行为正在进行中，一定是这样。从那两个人的声音中透露出的恐惧我就可以判断得出来。他们声音的调子、节奏、速度、停顿和突然的变化都表现了这种恐惧。要知道，音乐很精确，比语言更精确。单簧管女很单纯，只能做配角。她只能帮着递把钥匙或开个门。但是那个生硬、低沉的贝斯男在单簧管女惊恐万分的时候就可以把案子做了。我急匆匆赶到镇上。我深信一定会有事情